

耿直的代价

□ 豫存峰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第一次带毕业班。那年7月9号中午，高考结束，但是与高考有关的事儿没有结束，还需要到校监督住宿生，保证他们平安无事地撤离学校，防止上演扔书、摔酒瓶的闹剧。

路上，有学生跟我汇报，考数学的时候，某某老师进去给高天(化名)送答案了。我说，不可能吧，考试期间，与考试无关人员怎能随便进考场呢？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怎会传递答案呢？学生讲，他带着工作人员的标牌，先是向周围扫了一眼，然后放在桌上一张纸条。

我中小学接受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正苗红的教育，即便是大学阶段，被灌输的也是正统思想。那个年代，可能也有不正之风，但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行其道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所以，我这颗小心脏就接受不了了。平静的内心瞬间燃起怒火，就想迅速找到高天问个明白。仿佛作弊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，破坏了教育、高考的大环境，影响了班级其他人的命运。而自己呢？是正义的化身。

公寓门口，校园已是一片狼藉，像刚经受过一场灾难。望着他那人上蹿下跳的得意样，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。但还是觉得只有经他亲口承认，才算证据确凿。事实上，证据确凿了又怎么样？当时根本没有多想。当我将质问的重磅炸弹抛向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蔫了。愣怔了一会，他慌不择路地跑去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这是撒救兵去了。我这才如梦初醒，想到了他的父亲是谁。

果然，他父亲气急败坏地过来了。怒气冲冲地问我居心何在，怎么作为班主任，孩子考上了你不高兴是不是？是啊，自己起早贪黑，忙里忙外，辛辛苦苦这一年，为的是什么呢。哪怕其他人考不上，唯有他考上了，我也是功不可没啊。说实话，他父亲，我的这位领导，对我还真是“恩重如山”。两年前，作为支部书记，没有发展本年级的教师，而是推荐我光荣加入了党组织。单说去年，放着其他的班不安排，为何单单进了我的班，不是出于对我的信任、关心和爱护吗？

可是一切都晚了，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一把好牌让我打坏了。果然，我的这位领导对我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发展势头正猛的我，好运戛然而止，从此以后，我几乎就被雪藏了起来。多年以后听说，办公会上，每每讨论我提拔重用的时候，都会被一个声音无情地给否掉了。

但是，我从来没有怨过人家，因为“吾实为之，其又何尤？”只因我“恶了高天尉”。好在提拔个一官半职也并非我所愿，好在我有我的学问可做，就这样，我向着梦中的书山跋涉而去。

我的这位学生后来和我的感情尚好，只可惜早早去世。我的这位领导退休后，路上碰到躲着我走，而我依旧朗朗地问一声领导好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在求证了那个问题之后，很有可能会劝他最好不要抛头露面，避避风头，没有别的什么恶意。悔不当初，但是也不后悔，因为像我这样的性格，即便这件事情不触霉头，很有可能会在其他事情上栽个跟头。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。我的本质，做人的原则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仍旧没有太大的改变。

至于高考作弊，应该不会再发生了。因为现在都是标准化考场，考场里面都有监控探头。打造公平正义、阳光下运行的法治社会，早已深入人心，也成为国家和公民的永远追求。

收废品的83岁老人

□刘英

采访张秀清老人，纯属偶然。那天，我们采访小组完成对一位建国前的老党员——代佩凤的采访，走出她家庭院门口时，恰巧碰到了骑着电动三轮车收购废品的张秀清老人。

代佩凤老人对我们说，这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况且刚才你们提到的抗战时期的赵芝婷，他了解很多，因为他们曾经共事一村。

对这样的人，我们自然感兴趣。他倒是大方，一直笑嘻嘻的，面对我们的镜头侃侃而谈。今年，他已是83岁的高龄，这个年纪，怎么说呢，对一般城市老人来说，意味着步履蹒跚，反应迟钝，普遍三高。即便对农村老人来说，这个年龄，也不会再走街串巷，离开自己的村子讨生活了。

可张秀清老人，竟然从乡下骑着他的三轮车来到县城，从南到北，从西到东，一路吆喝着：“收旧报纸、书本、纸箱、废铜烂铁、矿泉水瓶子、玻璃酒瓶，一应俱收。”单从这一点，我心中已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样的老人，恐怕全中国，也不会再有几个吧？

谈起抗战时期，他竟然告诉我们：“我是我们家最不革命的人。我的父亲不满日本鬼子在村里横行霸道，组织一些年轻人成立游击队，任队长。不承想被日本鬼子抓到，被活活折磨而死。我的大哥参加八路军，你知道，子弹是不长眼的，在一次战斗中牺牲。我的二哥也参了军，在大别山战斗中受重伤，被评为一级残废。这样的结果，对于我娘来说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啊，作为天的男人没了，

一个儿子没了，一个儿子残疾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去啊。可没办法，不管你如何痛不欲生，日头该升还是升，该落还是落。”

或许距离那个时代过于久远，或许老人已经把人生看透，说这些时，他没有丝毫忧伤，只是一脸的平静，好像讲述的事情与他无关。我插话说：“那您怎么不革命呢？说来我们听听。”

“其实，那时候，我也是想革命的，想过报名参军，上前线。可我想参军的念头被我娘知道了。她坚决反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说：‘三啊，你看看咱们这个家，还像个家样吗？你再出去，我还怎么活下去啊，你就给娘留点生活的念想吧。如果不听娘的话，娘也就不打算活了。’面对老母亲的呜呼哀告请求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只有断了自己的想法，做个家庭中最不革命的人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一家爷四个，有三个参加革命，已经是够革命的了。你的不革命，也是情理之中的，你还要当起家庭的支柱，照顾好母亲、哥哥，说白了，这是另一种革命。”

他笑笑，不置可否。采访完后，看着他那装满废旧物品的电动三轮车，我不由想象，一个83岁的老人骑在上面，那定是一道美丽风景线吧。在这样的年龄，依然自食其力，而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，他这个最不革命的人，也就成了当下最革命的人了。他的确是当下最革命的人。至少，我是这样想的。

多买两个鸡蛋

□林丹

九岁的儿子在小区北门的辅导班学书法，我去接他，打算送他去南门的一个朋友老郝家，让老郝捎他与自己的儿子小郝，一起结伴去市里的一所培训学校学英语。

这边书法课刚一下课，虎头虎脑的儿子就似一阵风一样扑到我跟前一脸讨好地问我：“爸爸，你身上带钱了吗？”

不用猜，这小子保准又要去培训学校楼下的便利店买一元一包的辣条吃，我不情愿地给了他一枚壹圆的硬币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垃圾食品呢！少吃！”儿子乖巧地与我磨蹭着，一个劲地做着保证：“最后一次！爸爸，你就再给我一元呗。”我有些纳闷，疑惑地问他：“不是一元一包的吗？”儿子一脸认真地问：“你不是经常讲要与好朋友分享吗？我还得给小郝买一包呢！”

我又给了儿子一枚壹圆的硬币，儿子紧紧地攥在手心里，一脸满足地任我牵着他的另一只小手，蹦蹦跳跳地朝着小区里面走去。

穿过小区的中央花园，走过一段两边覆盖着泛黄灌木丛的栈道，很快就来到小区南边的绿化带出口。走着走着，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儿子瞬间安静下来，脚步变得拖沓缓慢。我回头一看，儿子的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出口一侧，刚才还闪着亮光的眸子顿时黯淡下去。

在一丛青树的旁边，蹲着一个扎着灰布头帕，穿着斜扣布衫，一身乡下打扮的老奶奶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双手拢在袖中，身子在寒风中蜷缩成一团，愁苦地瞅着前面地上摆着的一篮子鸡蛋……

儿子闷闷不乐，一路上低头不语。临分手去小郝家时，可怜巴巴地跟我讲：“爸爸，你身上还有钱吗？”我以为他又要蹭钱去买其他的零食，故意虎着脸说：“忘带钱了！”儿子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低

下小脑袋，不再言语，万分沮丧地走了。

才走出去不远，儿子突然折了回来，摊开拳状的那只小手，将那两枚已攥出汗渍的两元钱硬币塞到我手里，大眼睛红红地对我说：“爸爸，给你，你给老奶奶买鸡蛋吧！”我心头不觉一热，连忙问他：“你不跟小郝一起买辣条了？”儿子一双大眼睛紧盯着我的手心，嘴里使劲地吞着口水，最后一脸倔强地跟我说：“没事、没事！爸爸，你还是给老奶奶买鸡蛋吧！”说完，如释重负地溜烟跑了，一直到跑出去很远了，又回过头来反复叮嘱我：“爸爸，多买两个鸡蛋！你要记得啊，多买两个鸡蛋！老奶奶家里一定很穷……”

望着儿子渐渐消逝的背影，我的眼睛有些潮湿，不知怎么，我想起了在这之前，小郝妈妈跟儿子妈妈说过的一件往事：学校老师讲，儿子学习不太好，让小郝以后少跟儿子在一起玩！当时，听完儿子妈妈转述这句话，我坐在沙发上沉默良久，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，于是，与妻子一股脑地给他报了个辅导班，那个辅导班，逼着儿子走马灯似的奔波在学习的路上……

再回小区时，经过老奶奶的鸡蛋摊，我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六十四元钱，加上儿子的那两枚硬币，刚好称了六斤土鸡蛋。旁边的一位大爷见了，默默地将余下的一斤多鸡蛋全买走了。老奶奶拿着秤杆的手粗糙而松弛，微微地一阵颤抖，干瘪的嘴唇翕动着，想要说些什么……我连忙对她说：“大娘，我是替我儿子买的，他喜欢吃土鸡蛋……”

其实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只是我们更多地习惯于用考试分数、学习成绩去衡量他的优劣。只要孩子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，健康、快乐地成长，善良、仁爱地对待成长中遇见的每一个人，他的生命就会时时处处绽放美丽！

朱师傅理发店

□泉魂江韵

朱师傅是理发师傅，也有顾客叫他店长，但他不习惯这称呼，他说还是叫我一声“朱师傅”耐听。理发店的名字也很朴实，就叫“朱师傅理发店”。店里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小青年。

有顾客建议朱师傅与时俱进，把店名改为一剪美、艺剪坊、千艺美发、发艺工作室什么的，都被朱师傅一一否决。还有顾客与他开玩笑说：“你也向路对面的琪琪美发工作室学习一下，招聘几个帅哥、美女，每天早上站在店门口跳舞啊，唱歌啊，喊口号啊，这样才吸引顾客嘛。”“我不喜欢那阵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传销的呢。技术不好，装修得再富丽堂皇，美女、帅哥再多，音响效果再好也没用。再说，我们这里不也有美女和帅哥吗！”朱师傅呵呵地笑着说。

三年前，我在某小区居住，朱师傅理发店就在小区门口。我图方便，理发就常去朱师傅理发店。第一次去理发，就是朱师傅理的，发型我很满意。第二次去，刚进门，是那个小青年接待的我，我说我找朱师傅。因为上次理发，我看见小青年理发速度特快，三下五去二就把一个头理完了，我不太相信他的技术。

后来，我搬家了，新小区附近的理发店大多是“高档美发厅”，就像朱师傅理发店对面的“琪琪”。

女儿在小区附近的YD连锁美发厅办了会员卡，她让我去做一次头发试试看。我去了，烫发468元，染发468元，剪发免费，这才中等价格。回家后，我对女儿说：“以后不去YD了，效果与朱师傅理发店一样，但价格却翻了N倍，不划算。”大约过了一个半月，我就在小区的“丝诺美发”剪了剪。还好，比较满意。结账时，给我理发的6号师傅说，阿姨您办张会员卡吧，以后您就可以打折做头发了。我想，也好，门口方便。以后，哪有以后，一个月后我再去，门面换成了“霓裳时装店”。我急忙掏出手机，按着会员卡上的号码拨过去，传来的是“您所拨打的电话已经停机。”我无语。

第二天，我坐车去了朱师傅理发店。朱师傅说好久不见，搬家了？我说搬家了，搬到某某小区了。朱师傅惊讶道：“哎呀，我家就在你小区隔壁，那里有我一个分店，也叫朱师傅理发店，刘大姐您不知道？”没等我回答，他接着又说：“难怪您不知道，在小区里面，大路上是看不到的，大多是老顾客。”我笑笑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哟。

朱师傅告诉我，他周一到周三在分店，其他时间在老地方的理发店，毕竟那里靠着大路，人多。

从那以后，我又固定在朱师傅理发店理发，步行五分钟就到。

今天在朱师傅理发店，朱师傅说不想再干理发这一行了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总感觉有人看不起这一行。比如，昨天一位小伙子来理发，他抽烟，我提醒他不要抽烟，小伙子马上就生气了，而且坚持把那支烟抽完。再比如，夏天一位中年男人来理发，坐椅子上就把上衣脱了，我说请您把衣服穿上，这里毕竟是公共场所，他说把衣服弄脏咋办？还有一次，一位老太太染头发，染完后，她用指责的口气说，染成这颜色我怎么出门？我说就按您老人家指的颜色染的呀。老人不依不饶，最后少收了她十元钱才算了事。”

我说：“有人看不起你这一行，说明看不起你的人心理有问题，他们一辈子不理发？”

朱师傅摇摇头，苦笑着说：“我打算去当保安，但又舍不得像你一样的这些老顾客，还是继续干吧。”

我与汪星人的故事 征稿启事

命题说明：戊戌狗年即将到来。作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汪星人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，聪明、可爱、憨厚、善解人意的汪星人已是许多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欢迎写下你与汪星人的故事，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文体不限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同时欢迎提供汪星人萌照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@163.com